歷史與空間

探訪抗日名將遇難地

■戴永夏

金秋十月，天高氣爽。在一個陽光明媚、秋色宜人的日子裡，我們來到舉世聞名的孟良崮下，憑弔當年血雨腥風的舊戰場，也探訪了國民黨整編第七十四師指揮所——抗日名將張靈甫罹難的地方。

孟良崮地處山東南部蒙陰、沂南兩縣交界處，為沂蒙山區的一座山峰，高575米。它的四周，群山連綿，怪石陡峭，溝壑縱橫。當年七十四師的指揮所，就設在與它緊鄰的蘆山半山腰的一個石洞中。石洞為巨石自然堆疊而成，面積僅五六十平方米。當年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就曾在這裡指揮過戰鬥，兵敗後又在這裡自殺。

張靈甫是陝西省長安縣人，生於1903年，與林彪、劉志丹等同為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。抗日戰爭中，他曾帶領部隊南征北戰，英勇抗日，參加過淞滬會戰、南京保衛戰、蘭封會戰、徐州會戰、武漢會戰、南昌會戰、上高會戰、長沙會戰等多次大會戰，立下了赫赫戰功。在取得德安大捷後，著名劇作家田漢曾受郭沫若委派採訪了他，並將他的真名、真事寫進話劇《德安大捷》中，從此他的聲名鵲起，被譽為「模範軍人」、「常勝將軍」等，成為一位彪炳史冊的抗日名將。

然而，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，張靈甫卻站在反共立場上，追隨蔣介石，為國民黨賣命效勞，成了共產黨和解放軍的敵人。

1947年3月，蔣介石調集重兵向山東根據地發起進攻。這時，身為國民黨「典範部隊」74師師長的張靈甫，充當了急先鋒角色，於5月上旬攻至沂南、蒙陰一帶，並搶佔孟良崮高地，妄圖與援軍內外夾擊，跟解放軍一決雌雄。然而，在陳毅、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的強大攻勢和包圍下，經過從5月14日夜到16日兩天兩夜的激戰，他的部隊糧盡援絕，頓陷困境。最後孟良崮失守，74師全部被殲。張靈甫眼看着全軍覆沒，大勢已去，決心「殺身成仁」。他利用待在山洞裡的最後機會，給愛妻王玉玲寫下一封絕命書：

十餘萬之匪向我猛撲，今日戰況更惡化，彈盡援絕，水糧俱無，我與仁傑決戰至最後，以一彈飲訣成仁，上報國家與領袖，下答人民與部屬。老父來京，未見痛極，望善待之。幼子望養育之。玉玲吾妻，今永訣矣！

他將絕命書交給參謀楊占春，讓他突圍出去後轉交其妻。然後跟副師長蔡仁傑、旅長盧醒、團長周安義等人一起，在山洞裡自殺……

關於張靈甫之死，一直流傳着多種說法，歸納起來主要有自殺和他殺（被擊斃）兩種。儘管這些說法各有所據，但由於知情者的身份以及聞知的時間、地點、角度等不同，也就難免失之片面。筆者認為，自殺和他殺混在一起的說法，比較合乎實際。

應該說，張靈甫確曾自殺過。曾參加過孟良崮戰役的原國軍整編第74師輜重團團長黃政在回憶中說：「在前途絕望、非死即降的情況下，5月16日下午2時許，張靈甫在師部指揮所的山洞中對下屬說，我們是有氣節的軍人，不成功，即成仁，要用集體自殺，報答黨國，而絕不受被俘之辱。副師長蔡仁傑、旅長盧醒與他感情極深，有共生死之誼，他倆隨之自殺，義不容辭……張靈甫命令劉立梓用卡賓槍把五人打死，劉用手槍自殺……」

但是，張靈甫在自殺中並未立即死去。正當他們進行自殺時，一隊解放軍衝到洞口，向着洞內一陣亂槍掃射，張靈甫中槍倒下，但仍沒有死。誠如孟良崮戰役的參加者、原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第十八師師長饒守坤在接受《孟良崮》攝製組採訪時所說：「究竟是誰打死的，今天說不出。實際上是這個部隊，這個縱隊，大家都往(山洞)裡打槍打手榴彈，所以大家搞不懂(怎麼死的)。我的看法是，亂槍打死的。」饒師長說的「亂槍」，既包括解放軍戰士的槍，也應包括張靈甫自殺的槍。他的「說不出」，正好說明張靈甫的自殺和他殺是混在一起的。

為了進一步了解張靈甫的死亡情況，我們從孟良崮下來後，又驅車40多里，來到埋葬着張靈甫遺體的董家莊。張靈甫的墓地就在村頭一處荒涼的院子裡，沒有任何標誌。其上是一座只剩斷牆、沒有屋蓋的房屋廢墟，現在做了羊圈。荒涼的院子裡雜草叢生，雞犬出沒，髒亂不堪。想起一代抗日名將死後遭此冷遇，不免黯然神傷……

在採訪中我們得知，身負重傷的張靈甫從山洞被抬出後，解放軍首長指示立即搶救。六縱特務團的戰士用擔架抬着張靈甫，急忙奔向50餘里外、設在沂水高莊的解放軍野戰醫院。但走到40里外的沂南縣董家莊時，張靈甫就停止了呼吸。這時天色已晚，前來護送的六縱政治部宣傳處長吳強（小說《紅日》的作者）奉皮定均副司令員之命，就地厚葬張靈甫。他給張靈甫換了一身解放軍的新裝，又花1000萬元北海幣，從本村財主張京如家買來一口4寸厚的柏木棺材，將張靈甫收殮後埋葬在村頭一塊閒地上。

張靈甫遺體埋葬的地方，沒有留下任何標誌(或者立了標誌被人拔走)，所以很快便被人們遺忘。上世紀50年代，這裡成了一家住戶的院子，張靈甫墓的上方蓋了一個牛欄。有一次房主除糞挖地時，忽然挖到一個棺材角。他忙找人將棺材打開，發現裡面躺着一個佩戴國民黨帽徽的軍官，經有關部門確認就是張靈甫。此後，這家人家搬出這院子，這裡成了堆放雜物和養雞拴羊的地方，再也沒人來住。從此，院子裡更加荒涼。據說夜深人靜時，有人聽到院子裡傳出開門聲。第二天早晨一看，原來關着的門自動打開了。也有人說那是張靈甫的魂靈難耐寂寞，趁着夜色出來視察……

傳說或許荒誕，但人們沒忘記將軍。看來，將一代抗日名將埋在這裡，日與荒草為伴，常跟雞狗同居，實在委屈了他。好在他的愛妻、現年已84歲的王玉玲女士仍然健在，多次帶着兒子張道宇前來探望、憑弔，並傷心地寫下一首悼亡詩：

當年有幸識夫君，沒世難忘恩愛情。四七硝煙傷永訣，淒淒往事怯重温。

這詩寫得有些感傷。但其中的濃濃深情，悠悠相思，感人至深，催人淚下。若張將軍地下有知，也一定會感到莫大的安慰吧……

■國民黨抗日將領殉難地 作者提供

來鴻

憑欄

■馮磊

我想，欄杆應該是中國人最優雅的發明之一。

有了欄杆，也就有了種種複雜的思緒。從美學的角度來講，欄杆起到的作用，是把無限的天地分隔成有限的空間。這種分隔的活動，實際上是在不斷提醒人們，私處也是一門藝術。當一個古代的帥哥在秋天的早晨站在露台上眺望遠方，欄杆之內的，是一種充滿活力的悵惘。這裡，我說的是審美的問題。

欄杆這種設計方式，與冷冰冰的厚牆有天壤之別。一堵牆留給人的是絕望，而一溜欄杆留給人的是詩意。這是一種分割時間與分隔空間的藝術。這種設施的妙處，在於你可以輕巧地跨越它、繞過它，只要你願意。這裡暗示的，是一種古典式的自由哲學之所在。這種有效提醒卻分明不是憑借厚重的磚石所造成的效果，非常符合中國的含蓄美。而含蓄，是一種高智商的審美活動。

至少在唐宋時期，欄杆就成了一種特定的審美對象。溫庭筠在《菩薩蠻》裡寫道，「春水渡溪橋，憑欄魂欲銷。」溫是花間派的鼻祖，他把欄杆作為吟詠的對象。——憑欄為何銷魂？這是從字面上所領悟不到的。但我想，那大約是一種取捨自由的理想狀態所構成的吧。溫氏是晚唐人，早年進入宰相令狐綯的書館裡工作。有一次，令狐宰相看中了溫庭筠的一首《菩薩蠻》，就假託是自己所作，然後獻給了當時的皇帝。讓人沒想到的是，溫庭筠把這件事情給捅了出來，原因，自然是看不起這種卑鄙的伎倆。這件事情之後，他被宰相老爺修理多次。再後來，終於因為耿直而落魄江湖。

性格決定命運。文人的耿直給自己帶來的，必然是一再碰壁。即使他在文學史上赫赫有名，在現實的角落裡仍然會頭破血流。當然，也會有人巴不得讓上司利用一次。但，那樣的文人，已經是圓滑的政客或者說試圖要做圓滑的政客了。唐代上官儀的詩不能說不嚴謹和不工整，時隔一千多年，當大家提到他們，總要說這是「宮廷體」。「宮廷體」，你懂的。

「獨自莫憑欄，無限江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」，這是後主李煜的詞句。後主藝術的天分有餘而治國的能力不足。國破之後，被擄北歸，受盡了屈辱。最後，連自己心愛的女人都保不住。於是，欄杆給他提供了一個發洩的平台。「別時容易見時難，」早知今日，又何必當初？李煜把欄杆拍遍了，也只能坐下來寫幾首詞而已。他偶爾發洩的牢騷，就像一條小小的狐狸尾巴，怎麼也掩蓋不住。最後，趙家皇帝沒了耐性。李煜服牽機藥而死，死的時候，佝僂着身子，像一張弓，非常之慘。

與李煜類似的，是北宋另一位趙姓皇帝。趙佶才華橫溢，其字畫被視為珍品中的珍品。這個藝術家皇帝，骨子裡卻是個不合格的政治家。據說，他最終死在極其寒冷的北方，居住的地方沒有欄杆，只有平地上挖出的土井，僅夠容身而已。

一般而言，男子憑欄，女子倚樓。辛棄疾和岳飛將欄杆當作嘯傲天下、抒發豪情壯志的突破口，溫庭筠等則將其視作獵艷的絕佳場合。至於古代的女子們，每每登上高樓。她們的情人或丈夫，要麼在遠方戍邊、建功立業，要麼外出經商，音信全無。

「明月樓高休獨倚，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。」怨婦所要表白的，不是期望對方建功立業，騎高頭大馬、吃山珍海味，而是不盡的憂思與哀怨。

傳統上，西人為追求自由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，國人則貪圖苟活，「好死不如賴活着」。這中間觀念上的差異之大，論原因，我這個書獃子實在不會分析。但是，國人在心靈上又講究追求超然物外的自由。真是讓人感慨萬分。

把欄杆當作抒情的對象，有人借此抒發豪情壯志，有人塗抹靡靡之音。我感覺疑惑的是，國人在如此狹窄的空間裡都能搗鼓出如此豐富的內涵，倘若其將視野放之四海，他們會幹出些什麼宏偉大業來呢？

我不能回答我自己。

詩情畫意

在外感記

■宋樹桐

情迢迢
水長長
別後千里路
念幾多雨驟風狂
看取遼闊大地孤影問蒼茫
不思量
自難忘
回首怕斜陽
男兒有淚不輕彈
每每到難時
總是夢裡向爹娘
從來遊子多貧賤
故園明月照他鄉

亦有可聞

蛤蚧

■青絲

兒時住的屋子背後有一株大榕樹，已有百年的樹齡，一抱多粗的樹幹已多處被蟲蛀空，成為了穴居動物的棲息地。夏末秋初之際，於夜半時分，就會有一對蛤蚧發出鳴聲，先是一聲宏亮的「蟈」，遠遠可聞，接下來是一聲「解」，稍顯短促，聽起來沒有那麼聲雄力猛。聽老人說，「蟈」是雄蟲發出的聲音，「解」是雌蟲相隨，因雄蟲的個頭比雌蟲大許多，所以兩者發出的鳴聲有異，蛤蚧一名，就是根據雌雄不同的鳴聲而來。當時，不少人都想要捕捉這對蛤蚧，可是樹幹既高，樹洞又狹小且四處通達，樹旁還是一個斜草坡，稍不留神就會失足滾到坡底，很難下手，故起意者最後都是望樹興歎，悻悻作罷。

民間關於蛤蚧，有許多稀奇古怪的傳說。如古代作為女子貞操符驗的守宮砂，據說就是用硃砂飼餵蛤蚧，再加以藥物炮製，塗於處子手臂上，可經年不褪。若是女子不守節操，與男人有過性行為，守宮砂則會消失不見。此外敝鄉還有傳說，蛤蚧是有同生共死體認的偶蟲，若有一方被捕，配偶也斷不會獨自逃生，亦會緊隨在後哀鳴不已，因此可以捕一獲二。過去的一些江湖術士，在兜售自己配製的藥丸時，也有一個很神奇的說法——蛤蚧極淫，若是在其交合時捕得，雖死亦是緊抱一起，難以扳開，將之焙為粉末，撒放到火裡，雌雄不同的兩股火苗也會從不同的方向湊攏聚合——其意在渲染藥丸內含有的蛤蚧，有着極佳的壯陽功效。

蛤蚧早在漢代，就被醫家取以入藥。揚雄的《方言》曰：「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，謂之蛤解。」古代醫家是把蛤蚧烘乾，焙為粉末，用於主治虛勞咳嗽、氣喘等症狀。唐代劉恂的《嶺表錄異》曰：「蛤蚧，首如蝦蟆，背有細鱗如蠶子，土黃色，身短尾長。多巢於樹中。端州子牆內，有巢於廳署城樓間者。旦暮則鳴，自呼蛤蚧。或云鳴一聲是一年者。里人彩之，鬻於市為藥，能治肺疾。醫人云：『藥力在尾，尾不具者無功。』」蛤蚧在受到攻擊時，會自斷其尾逃生，並於過後再生出一條尾巴來，但古代的醫家認為，若捕捉到的蛤蚧無尾，藥效也就會大打折扣，甚至不具藥性。故昔人捕捉蛤蚧，多是守候在岩縫或樹洞旁邊，手持一支長柄兩股叉，一旦發現蛤蚧的蹤跡，就以兩股叉同時叉住蛤蚧的頭和尾，不令其自殘斷尾，由此方可獲得完整的蛤蚧。

■蛤蚧 網上圖片

數十年前，蛤蚧在敝鄉屬於是常見的爬行動物，亦是藥食兩用的商品。除了可在農貿市場買到鮮活的蛤蚧，中藥店裡也有製好的乾品出售。幼時我每次經過國營中藥店，都會好奇地隔着櫃枱的玻璃，看一看盛在白色瓷盤裡的乾蛤蚧樣本。已被剖開清除內臟的蛤蚧，用幾根細竹籤橫豎撐開，灰綠色的背部遍佈紅色斑點，既詭狀異形，又有點嚇人。人們買活的蛤蚧，多是蒸着吃，將其宰殺治淨，加上薑片、黨參、枸杞隔水蒸熟，為民間滋補珍品之一，一些患有哮喘或肺病的人，是將之當作藥吃，作為食療的偏方。

乾蛤蚧多被用於浸酒。人們買了回來，放到火上略焙，再添上幾味藥材，投入高度烈酒裡浸泡，一段時間後酒就會變成明黃色，如同茶油般清亮。嗜好杯中之物的酒徒，都相信蛤蚧酒能夠強身健體，氣虛體弱的人常喝可以補益。昔日我有一貪杯的鄰居，家人不准他在家喝酒，他到藥材舖買了幾對乾蛤蚧，又到一家雜貨舖買了一罈烈酒，浸泡後將整罈酒寄放店內，每天定時前往取一大杯蛤蚧酒，於眾目睽睽下一口飲盡，無須任何的下酒菜。說來奇怪，也不知道是蛤蚧酒確有效驗，還是其人天生異稟，雖然已過七旬之齡，他的精神氣色依然極佳，精神飽滿、勁頭十足。

如今因城市擴張、自然棲息地減少及濫捕的原因，蛤蚧已很少能見到了。或許在過度追求物慾的現代社會，蛤蚧就像舊有的一些生活方式，一旦離去就難以再回來了。

古典瞬間

黃白術

■儲勁松

連月浸淫於《夷堅志》，他書多積塵。反覆咀嚼，深以為此書不僅是志怪筆記之集大成者，而且是一部小說版的百科全書。雖然其敘事多涉怪異，一眼即知不可信，然而正如官方新聞，細讀深究，就會發現稗官並不真稗，野史並不真野，即使是說神畫鬼，也可從中窺測出宋代的某些社會風習和現實。如黃白術。

黃白術是煉丹術的一個重要分支，起於戰國燕齊間江湖術士方技，盛於兩漢，極盛於唐，餘緒延於宋，之後泯滅不傳，直到近代升級為專門之科學——冶金學和合金學。其術，是以藥物點化銅、鐵、錫、鉛這些賤金屬，使之成為「藥金、藥銀」，即合金。

早期的黃白術所用「點化藥」，是雄黃、雌黃、砒黃這「三黃」，係含砷的硫化物。後來，有以水銀、朱砂、草藥等物為藥的。《夷堅志補》卷十三《鳳翔開元僧》條，記兩個老和尚把製「藥金」奇方傳給蘇東坡的事，所用的藥就是朱砂，可以把成分不足的淡金化為精金。同卷《蔡司空遇道人》條，則記用藥點鐵成銀，再點成金。只是文中並未記錄那道人用的藥，到底是何種妙藥。荒怪之事本如無根雲霧，自是無須窮究的。

黃白術中，「點化藥」是最重要的原料，冶煉是最重要的工藝。《夷堅志補》卷十三《復州王道人》詳細記錄了黃白術之技：「世之燒煉藥金者，必仗水銀，先結砂子，爐火伏養，積月累歲，然後能成。既真方難值，又坐摩日月。其摻製之法，以鐵銚磁盞盛水銀，頓微火上，投刀圭藥末，頃刻即成，固為神妙。然非伏火硫黃朱砂之屬，與神仙大丹，亦不能辨。」《鳳翔開元僧》也抄錄一方：「每淡金一兩，隨其分數，如不足一分，輒以丹砂一錢，益雜諸藥，入乾鍋中鍛鎔，即傾出金砂，俱不耗，但其色深淺斑斑相雜，當再烹之，須色勻乃止。」

黃白術並不是誰都可以學到的，學到了如果用於為非作歹，也必遭天譴。《鳳翔開元僧》中的陳希亮，就因大肆造藥金買住宅，指上生癰而死。

《夷堅志》旨在志怪，其中又有不少可稱為「怪中之怪」者。譬如這黃白術，高明中的高明，神乎其技，無須丹藥，也無須冶煉，只須水中釣金。《復州王道人》中的王道人，就是用一個紅色的布囊作誘餌，在河裡像釣魚一樣釣黃金的。文中說，王道人來到河邊，把布囊扔到水裡，不消片刻拉上來，布囊上就沾滿了金光閃閃的碎金屑。水中釣金，確實是不可信中尤其不可信的，可是王道士說「有水處必有金在」，卻是有些道理的，特別是金礦附近的河流中，必然有金屑。只惜不可釣，淘又太費勁。

另有高明術士能讓井水變成金子，見《夷堅支庚》卷八《煉銀道人》。那位道士實際上是神仙，端一杯井水放到他面前，他呵一氣，那井水就變成了汞，然後放到煉丹爐裡，加入一些點化藥物鎔煉，那汞又神奇地凝結成為了白金。

意大利有諺語云：「當黃金開口時，其他一切都變得安靜。」黃金因其極其稀有，是金融界真正的主人，是最終的貨幣。「藥金」和「藥銀」自然不是真金白銀，因其擾亂金融秩序，自戰國至宋，官府一般視為洪水猛獸，如西漢景帝時和北宋初，造「藥金」者均棄市。但某些時代，朝廷不僅加以承認，而且還用於賞賜、賑貧，民間也用來行賄、借貸、買賣，王莽、趙恆、趙炅這些帝王還視之如珍寶，一些大臣、文士、鍛工也和黃白術士一樣，學習或精通鍛鎔術。

在化學、冶金學、合金學尚在初萌的古代，無論是帝王貴胄還是坊間庶民，見到「藥金」和「藥銀」，大約就像《百年孤獨》裡未開化的馬貢多鎮的子民見到墨爾基阿德斯帶來的吸鐵石一樣，驚奇寶愛。煉丹術並不是「長生不老藥」或者「騙術」的代名詞，實際上是近代化學的先驅。黃白術士則是最早的冶金學家和合金學家，不單不是騙子，而且是很偉大的。